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

十一卷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六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仲淹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

政侍郎閣下仲淹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

禮儀事果有之乎仲淹嘗展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

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

憂國之人執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泚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泚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其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實於前

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泚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泚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詔芻蕘采謡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

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漸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顛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

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漸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寺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顛考叔曹劌杜篔簹弦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况國家以公之清舉置仲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徃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仲淹事君於此非

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淹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淹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綫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敵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淹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淹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

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上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淹患邀之未至爾淹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

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淹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淹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歛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淹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螾使鬼神有之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淹今職在校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柰何淹棲

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盱眙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虞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克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

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
淺僥覲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
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
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仲淹遠觀五帝三王
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
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
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
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
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

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
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之大利
也淹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胷中而莫敢罄發
者耻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仲淹昨
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
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
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
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
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

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
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
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
舅族強熾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
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
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
禮此何泥於古乎仲淹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
名器軋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仲淹不知聖
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
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
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
言大臣之未思也仲淹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
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
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
乎天下皆是何必仲淹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
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
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

文正公集 卷之六
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
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
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
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
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
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
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
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
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

大亂之下怵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
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
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
寧之徒涉海而遁仲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
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
漸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
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仲之辭求漸之志謂
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漸
聲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

察滂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
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
之累則滂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
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
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
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滂之徒皆不
召而進與其退則天下如滂之徒皆不斥而自退
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
戰懼之至不宣滂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滂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

閣下滂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

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
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
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
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
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
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

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

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漸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

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勲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則天下賢

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

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克風化不興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神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仲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

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虞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

人到于今寃之儻亦以典為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允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

詔誥宣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

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
為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
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
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
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以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
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
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
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
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
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仲再拜
與周駸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仲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
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
曰唐典僕始未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
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
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
用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用制僕前書云

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脩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

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美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為

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
 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
 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
 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
 人也反為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
 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
 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
 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執進退無所
 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

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况
 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
 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

宣仲淹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仲淹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盖
 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
 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
 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

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淹仲嘗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為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淹仲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淹仲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于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淹仲狂愚之咎亦冀舍旃不宣淹仲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淹仲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

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
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
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
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樂
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
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
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
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

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
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
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
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
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
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
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
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
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

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
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
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
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
子之意仲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
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
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夫

子倂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
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用仲
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
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
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
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
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
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

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
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
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
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
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
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
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
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
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

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
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
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
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
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
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
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
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
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

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聞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乂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

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美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

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灾大王其可
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
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
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
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
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
其賢哉一也如眾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
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
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

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
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
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
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
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
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
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
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
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

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漸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漸再拜

荅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廻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

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
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
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
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
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為一路經畧安撫使兼兵
馬都部署以公用錢廻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
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
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
有所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四

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
滕侯遮壅於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
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
事使廻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
命聞群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
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
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
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
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

址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
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悞朝廷機事為
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
不一也唐賢使於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
成大名近邵良佐使於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
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縉紳無一士請行
朝廷召張子奭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
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
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
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
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
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
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
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之賢及見殊命越一
等則囂然聚議以為過優何薄之甚耶

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
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
身竊美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養謀至元昊則
恃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
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
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七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答安撫王內翰書

仲淹諂目上安撫內翰學士仲淹處事踈略忤朝廷意
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
止足雖可削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
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
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

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元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必加討伐苟得

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侮至如西晉之哀群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太耻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天下景福四十年矣

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眾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為禦邊之策柰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鈴以致敗事須

文正公集 卷之三
鑒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
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勲勞未著即使權領
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
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
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平少險竒兵難用傷殘
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
兵五萬大為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
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閣下以衆說
叅取為國家圖之不宣泚再拜

上呂相公書

泚仲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泚奉命此行
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
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
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
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
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
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為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
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

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為虜境延安之北東西
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
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
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繫署今有圖
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
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
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憂也或得其人精
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
賊勢一破烏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

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
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
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
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仲今
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
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
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
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
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

文正公集 卷之七 四
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鑄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
瀚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瀚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
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
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
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
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

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
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
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
無復以方略為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
以尅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
叛常爰及征討朝廷竭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
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瀚
貳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
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

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况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為此也淹仲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

將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又為

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

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實是環

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

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感足以息今日之謗

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乎

邊患矣淹仲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略招討之

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

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
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澶願避此路以待武帥
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
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為輕矣區區
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
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澶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澶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
澶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

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澶幼孤且賤始
求五斗祿為養親計怔忡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
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為澶之福可謂大矣豈敢
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墻而走
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
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已安乎其他利害具在封奏
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聰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
北聳動在北為大雖遣使脩好或可暫弭柰何積
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

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仲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內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鑒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仲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禍耶

仲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

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為武帥與之參用

功相萬也仲謂相公弼諧於內在天下安危之事

不得而讓也仲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

讓也仲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

爾為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內

仲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

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

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

一得淹胃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
公神明其照淹仲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
危切之至不宣淹仲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淹仲啓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淹仲奔走
道塗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修
謝啓伏增惶懼淹仲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
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
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

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
元有塞門栲栳一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
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
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派屈曲
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
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
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
寒凜庫絀空虛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
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

稟為澹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
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究心如僉議未諧即
澹不敢避儒生之笑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
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
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教
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澹卯翼門下
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
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

與省主葉內翰書

澹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
大夫主之故寤寐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
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
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
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
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
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重其弊重兵聚于京師
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
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

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灾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柅於群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漸出於孤平感遇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為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群吏之可柅也漸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措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為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漸之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為禱不宣漸上

又

漸啓近辱真誨答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正為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

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已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已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為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群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為耻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為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仲淹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仲淹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仲淹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喻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仲淹為民之長豈

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群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窪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為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

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仲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壩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仲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

塞豈人力之可支仲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
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
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燠涸之
灾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
民力仲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
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
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
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
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仲

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仲淹
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為亦
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啓

上張侍郎

仲淹啓聞漢相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造起
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間希遠者景附
以誠宜矧當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
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彞濬雅量於玉淵耀華勳

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
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
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
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
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叅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
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
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錙於唐室羽宣帝問
欽叙疇倫義鼎載羨既觀於烹養魯卮在廟俄鑒
於歆盈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辰

中議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
則倚毗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
分珪南闕崇司受錄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
侯關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
一人為之安撫四國為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
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
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
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
高仰佇見日園迅命星駕嚴歸免苑風移愛甘棠

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浹麗澤於百靈
藹英聲於億載如泚者藝踈芳潤行愧直清蟬
之術未充蠓蚌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
書約史徇名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
旅百之先洽啣啣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
謬廁於賓榮詎興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
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徒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
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泚顯若望風惠
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
而况泚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鷄犬之音密奉
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疊疊誠敦先知之覺後
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
異唐英耒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
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為霖而有助效百年之
榦幸構厦以無遺跡預洪鈞惠聞函夏泚卑情無
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泚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

雲無隱晦之姿延群奏以咸宣俯多祥而益辯其
况當具瞻之際凝真覽之明激揚駕說之音妍醜
思皇之俊咸歌樂育熟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
盈天湍道潤金璧儼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
稟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
侯修北海之書穆穆賓來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
蹈揚仙室遷歷帝闈青簡婉微謹周孔之垂法王
書雅奧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恭修皇極
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諸

華砥定 一元是問屬博陽之有憂六府既瞻異
延平之不懼密辭岩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
言魯哲曾無於愠色今則屏臨三輔岳鎮萬封輟
妙筭於廟中抗雅歌於闔外東兵之伍樂壽域以
何長含哺之氓賞春臺之不足佇見下從僉論上
迪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
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神明百揆舞蹈萬
邦如渙者善遠芝蘭言踈黼黻靜忘窺圃顧玉器
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而詎至

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賁搜寒俊方領矩
步入拜侍郎之庭載纒垂纓出預將軍之幕當瓜
期之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闢聖門儀
形俊域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興請見
之辭稍露盍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
而肅肅之賢當有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
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上維嵩之頌冀親黃閣永

無洪鈞

賀胡侍郎致仕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
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
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
名密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
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
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
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
東門都人謁丈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
上為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

文正公集 卷之七
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仲又荷鈞錄卑情無任榮
觀景仰之至

謝夏太尉

仲蒙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絲綸
之命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
斯蓋某官棟梁王室簧鼓天聲痛么麼之戎夷敢
虔劉於封鄙是求參贊將肆殄夷謂仲經術粗通
可以識國家之體謂仲愚衷素慤可以盡兵民之
心奏達九清增輝多士敢不竭其素蘊輔之至誠
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筭晉公之幕力希唐士之
謀能虞帝之庭誓獻有苗之俘馘英儀所激狂言
不誣

謝賀正啓

仲啓伏以青祗布職珠緯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
斗杓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園封
荷勤懇之相先輒佩藏而無斁履茲令旦倍納殊
休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八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尺牘

與中舍

件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仲近蒙制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

文正公集 卷之八
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
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
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
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泚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
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
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壻煩惱
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
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
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
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
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
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

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紳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侯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逃來即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紳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侯已安只是少力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麪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酒十罇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

請更相度相度

漸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疫柰何柰何家中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盛之以箴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為照管若在水濱側近則只典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

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

漸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災三百壯即安漸在南陽災得五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柰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請省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涼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為過也乞保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

漸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

加意將息也淹仲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
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
言冗僕已去惟船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船子若日
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涼乞保重保重
淹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
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柰何柰何切勸二
屯田少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
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
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
時待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 并弟 與劄來
淹仲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
年書知彼平善三嫂必以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
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
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
舉主幾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
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保重
淹仲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

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
退憂心憂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
切勸他恐氣血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
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
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寒乞保重

仲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為季家孩兒病却總
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
當奔波却去即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
難為今令魏祐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

人惟石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然便可了當仍請
三月半葬事夜作水陸齋一會別書牌子供養自
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排
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并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
依水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
知諸親屬歲荒不易旋糴米二十石去請便俵散
其逐月供米者却不銷得杜大家曾供米否亦每
月與一石酒亦送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
倍加將息氣虛慎勿動臟腑也

二屯田不及書只請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家
因水陸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
行更不寫書

瀚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
適深喜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
省覲馬祕丞亦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
回換得數頃高田常熟者則婚嫁可以指望待於
天平墳頭立一碑誌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老人
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書并三哥自
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知
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
事保重保重

瀚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
已納二壻允增慶喜津送不易是有債也候稍
那得即去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
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未得復舊二郎三郎並勤
脩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
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不亂奏

人逐房各已有恩澤湏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
奏薦也請告諭之末由拜覲乞加保重

泮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
甚解憂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苦痛不幸不幸所
支錢與了當喪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
多方用心苦苦莊契恐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
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令漏稅所退絹已換得好
者今將去聞夏稅倚閣如戶等該得即將絹賣來
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稅田契確實用多
少錢請細劄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契便與了却
付去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仲泮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
如常且勉力為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知蘇湖水
患柰何柰何三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
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功見使命自江南來一例
大水饒州市中行船睦州樓居猶不能免向去民
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純禮又受正
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文正公集 卷之六
漸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
回來書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並安在
此如常遇發兵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姝女也今年
郊天且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
憂也六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
簿累得書當時特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

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
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聶舅今田居安去本房
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改聶升執
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南郊恩例但勘下曆
子未要請出先筭欠多少馬價并來年聖節進奉
並當在官庫準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
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報
張祕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
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着分枿事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
介是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
祁正歸尉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
分枿也請曉之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
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
照管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
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
須陪涉鄉中有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
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
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
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
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
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
為好事以光 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

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
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
請星夜差人先齋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簽
出處子細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
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漸相次受外
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娘兒往村宅近屯
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

已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姐
姐處足下則須有脩學處也寬心寬心漸正月末
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疑寒好將息五學究
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

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
計安

漸頓首秀才三哥自別並不領書札曾因石十人
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八員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
計安吉不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

否韓員外歸來未在此甚好脩學見有講席并文
會久望不至未知厥故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
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
人無恹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脩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使人
去相接漸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路
行平善六孀神觀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
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來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
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

言翁翁葬事須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評事石道
正法華各伸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乍到不及云云
將息將息○歌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
慰思渴此中無事只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
人調理心悶可知大郎來此既不脩學又無事與
他勾當必難久住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
山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之也親事不易且勉
旃勉旃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靜居官臨滿
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饑寒可憂也更

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為某暫來南
京便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
歸千萬千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
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第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
專差人去不宣仲咨上三哥秀才○三秀才自別
傾渴傾渴雅况何如永城莊田暨寧陵家計作何
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
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

足下本約來此脩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
府進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
更宜從長呂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
君亦可日新衰門如此寧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
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
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仲咨于朱姪秀才
台座

仲啓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
賀前賀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

不同當言責之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
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
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宣泚上直講三哥之右
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
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蔡
十四見希致懇為他在宮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
時請惠字以慰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泚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
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麾豈不能

安一弟使專於學耶或來脩學亦好一如在陳州
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有功課凝寒多愛多愛不

宣泚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
人家之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
將息雖清貧但身安為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
去冗口可矣足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
報相報

請多着炎者道書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
得矣

仲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
大於此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
作碑誌由漸不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
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
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取并篆額可也秋
冷多愛多愛不宣紳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
處請與只空家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
相度時希惠字以慰傾企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
吾知青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
繼續衰構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知苟有心
襟待之非晚

漸諮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詣問
即不見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
曾咨聞以足下起發衰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

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萬自愛不宣泚致干學士
族家之右

仲到忻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痔併作日
夜苦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為慰極多所
議南郊異姓之恩已發却多日為妻舅聶升十口
日有溝壑之憂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
殿三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不足為憂此必然
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博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
愛多愛不宣泚上頴倅學士三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
自適為好此間踈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
依舊行氣不廢且遣疾耳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為伊增喜遽聞哀訃苦
事苦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
去照管南京王倅同年希伸意報着提刑司體量
不知何如

與指使魏佑

偃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

錢內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伊要知次第彼中無如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孝即待支莊課供贍一切取依穩便莊上多覓下桑栽開春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錢兩貫去正月起請傳語尹家兄弟不及為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陽霍了早回寒冷不易

與韓魏公

頓首再拜逋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脩

答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

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眾人

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

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

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

官員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

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

魯盡得之竒異竒異尋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

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晚殯於西

禪送終之禮甚備官員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

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

作墓誌

其不敢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却明待作文集序此中士人多收得他文字

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

錄眾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瀚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

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

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

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

其行事故眾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辨

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

文正公集 卷之六
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
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
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如何幸怒而寬之
泚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
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為人攻之不已至
于奪職柰何柰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
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
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溫粹
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

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泚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
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衰之若此苦事
苦事伊又受却息澤諸弟必不敢當泚罷參并邊
任未曾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
元祕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為助盛
暑伏惟自重

泚啓兩捧真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
不暇想煩襟靈邠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

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律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戰鬪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瀚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所傷甚困重問之言賊着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

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又美元祕丞正旦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他

瀚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鎮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蕃部今日報到三千餘人騎入來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如前安可儀隴

試之也並乞密之元祕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甚
賴他也知牙痛未已請用硫黃好者為末擦之疼
即止或是風壅即用搜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澣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遠門墻以道塗之
勞久踈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澣已至穰下度日無
客公事絕稀甚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
久於衝要嚴召非晚更望勉之因風無恡枉教夫
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並安邠人回草草
澣啓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

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
不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
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
得而不為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
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
矣愛重愛重素問竒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
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
書宜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之說也
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

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
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
未醒

漸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
時寵示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為孤生之助幸甚
第二削有壯歲雄才之說乞矜恕蓋無可說劄子
中云緣別路已有不辭免者渭州已謝延第四削
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漸多病獨願一貶量力實
不可當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軫

再拜稚圭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
任悚仄邸報云漸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
為光寵柰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
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
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息吾輩頻時進
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
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聞閣下復舊職改大諫職
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
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

功矣淹初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
放過寇馬入撓彼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
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寇謀漸熾皆由將帥無
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思補將來時乞數
字苦寒愛重為祝

仲啓今月二十九日受勅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
邸報知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
已拜受訖一削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
再瀆但愧將佐何以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

更三程至涇明公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
興漸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
去願夙駕為會春事已迫乞留意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
遞中疎失仲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
論於朝不管成敗如揚國忠逼哥舒翰速戰而陷
長安如盧攜不許黃巢節制而

亂天須慮禍之速也或俯仰從衆苟安一時不管
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

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同便為人攻擊無以取信或
隨衆上下他日誰咎願公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
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次議定後同上文
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能合一面畫取橫山策舉可用
之將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必亦不
久早來略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為詳酌
仲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
大是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
度修寫犯他衆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

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
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群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
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
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仲啓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
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于今未戰亦
報和解次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
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
來春須力脩川原控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

文正公集 卷之六 二十四
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
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不
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內
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
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濟知軍勾當幹集杜
公曾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
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關曾申脚色
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仲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
鈞誨又兵子來復枉直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
寧樂於偃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
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錄本
奏陳為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所為已乞罷使名
改蒲同襄鄧一郡必有俞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
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未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重
加食是望

仲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枉鈞翰伏

承起居萬福府當衝會又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
亂之增益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
衰晚風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
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仲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
覽涉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栢之情金石之論
則心醉神驚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因
備國家麤使得預班列今庶事逾涯復得善鄰每
自循揣曷報上恩愧幸愧幸公與彥國青春壯圖
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仲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
官人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
天平大鎮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
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仲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
郵中奉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
鎮臨多暇神志安和仲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
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

倍保崇重視望祝望

泚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為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泚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泚已陳乞再任或移泚中一郡雖與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

必也惟保得明公彥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

貴屬並萬福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却
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
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
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豈刑殺不能勝其驕
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憂思西寇天誅此
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一帶正可行前策衰老
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惜可
惜

仲淹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

未已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
退吾道所以服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
亦為政矣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
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爾
惟自重以副瞻祝

仲淹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
寵拜益增喜抃仲淹自春入夏久在道塗餘杭酷熱
多在江樓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
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仲淹亦

叨息命何功可稱矧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
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
自重自重

淹拜示諭在鎮三暮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
所陳請此為高也如今便乞閑郡必不以為誠或
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為妙天下自有公
議未大用間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
內也貴愛並計萬福頌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
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
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泮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
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
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
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霈應有稔意此中
蠶麥大獲秋稼亦盛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
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
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
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

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漸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窺諸公所賦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更乞斤斧免貽衆誚幸望幸望諭及師魯序且得無大過

風雅字唐賢多用梁肅作李翰集序云陳子昂以風雅卑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明白又相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的是不言後事直至漸先言二三事他心安而不憂其後它方叩頭云公言已盡矣明它昇疾而來却無一言是相知之深不暇言也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不同永叔寧作數千字處紛不肯輒改也呵呵未曾敢寫出別處其間言永從而振之又莫見罵否實是處紛不肯此望雄府

惟祝自重以福四海

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肩則勉力
賦詩今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蓋仰答厚意
慙荷慙荷

仲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閨首賜教過垂周厚
私念去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
陽遇回介併受鈞翰及示竒章感歎榮抃為生平
美事幸甚幸甚退省虛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
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漸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

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
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人
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
有寇盜齊博間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但未霑
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不
忍辭避拜遇未卜日深瞻望仰祝大拜為天下福
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仲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
神靈所護起居其寧漸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

復歲時以來家多憂苦以故闕於奏記徒念念於
知己惶悚惶悚惟天意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
吾道為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仲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
蒙賜教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
過辱褒許且愧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
敢脩賀先賜榮問復稽裁謝為安撫提轉相繼而
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恃公見愛之深必未
謹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關塞應甚伏冀倍加自

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仲皇恐再拜觀文侍郎仲病中捧書過賜憂軫勤
厚之意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
州益遠風問但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為國倍加
自重至禱至禱

仲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願養至和與神
道游誠將物感正人之望日重休仲衰晚之期休
息甚稱田園未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
念其退不作妄動事為知己之羞拜會未期萬萬

自重

漸再拜資政稚圭給事向蒙遞中垂教以公移鎮
 必迂迴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
 讀再四若奉符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諸誌感
 歎辭義足以風化摺紳光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
 之至披對未期惟日引領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天
 下之望

與安門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使人回草草上謝以報惟而



原件短缺

P32后缺

